

# 日本如何应对学生拒学难题



视觉中国 供图

- 自有政府官方统计数据以来,日本“不登校”儿童人数基本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 日本“不登校”现象存在多年,折射了经济社会变化背景下日益严重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 应该给予儿童充足的时间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认识,帮助儿童达到内心的平和,为再次回到学校积蓄力量,并最终实现社会自立
- 心理健康教育项目能有效降低辍学率,提升教育成效。为中小学配置一批具有实践经验的心理咨询教师,对有“隐性辍学”倾向的儿童做到早期发现和积极支援

万丽莉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最新定义,“不登校”是指由于心理、情绪、身体或社会等原因,儿童不去上学或者即使有意愿上学但不能上学,每年有30天以上学校缺勤的情况,其中不包括疾病、经济原因和新冠病毒感染等导致的长期缺勤。“不登校”问题由来已久,一直是日本政府力图关注的问题。概念上与“学生拒学”行为有相通之处,其对策或对应中小学生学习拒学难题有所启发。

## 1 日本“不登校”儿童人数逐年递增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就出现了非经济原因导致的学生拒绝上学的现象。日本教育界一直尝试将这一现象概念化。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学校恐怖症”、60年代的“登校拒否”,到了80年代末,“不登校”的说法终于固定下来。自有政府官方统计数据以来,“不登校”儿童人数基本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首次统计年份1991年的“不登校”儿童人数合计6.68余万人,而到了2000年,“不登校”儿童人数已经翻倍,达到13.43余万人。此后“不登校”儿童人数基本保持平稳,部分年份略有下降。2013年至2022年,“不登校”儿童人数连续10年持续增加,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不登校”儿童人数由2019年的18.13余万人增加至2022年的29.90余万人,占在籍学生总数的3.2%。“不登校”儿童的总数和增幅都刷新了历史纪录。

## 2 “不登校”问题蕴含儿童心理危机

“不登校”问题是伴随日本学历主义、

低欲望社会、格差社会等现象出现的儿童心理危机。“不登校”问题最早出现时,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学历主义备受推崇,“教育内卷”之风由此盛行并成为“不登校”问题日益恶化的根源。随后,泡沫经济背景下“冰河期世代”面临的就业困境使日本年轻人变得消极和颓废,长期处于无欲无求、没有干劲的低欲望状态,而格差社会的加速也让这种社会心理危机逐渐蔓延到中小学生学习群体。

日本文部科学省每年都会对儿童“不登校”出现的原因开展问卷调查并作出相应分析。截至2013年的统计表明,包括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关系在内的人际关系是引发“不登校”问题并使其持续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网络和游戏等逐渐打乱了儿童正常的生活节奏和生活习惯,成为“不登校”的危险因素。在2014年至2022年的调查中,不安、没有力气、生活节奏被打乱等因素成为儿童“不登校”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不登校”的原因也在发生变化。

2016年,日本颁布《教育机会确保法》,首次明确规定,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将支援不上学的学龄儿童,且强调了“不登校”儿童休养的重要性,由此学校作为学习场所的功能相对弱化,监护人和学生对学校的认识也随之变化,导致“不登校”人数增加。近年来,新冠疫情导致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奏变化,人际关系疏离带来的内心不安等,导致学生上学积极性受挫,均成为“不登校”人数攀升的重要因素。

## 3 实施中长期支援解决“不登校”问题

日本文部科学省秉持防患于未然,早期发现、早期支援的原则,探索多样化学习方式,关注儿童心理健康,面向“不登校”儿童实施中长期支援,尝试解决“不登校”问题。

早期发现和支援有“不登校”倾向的儿童。通过对“不登校”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日本教育界逐渐了解了不同阶段“不登校”问题的特征,且针对“不登校”儿童初期表现,以期做到早期发现、早期干预。例如,通过《儿童理解与支援检测表》,积极掌握儿童“不登校”倾向,同时通过家访了解儿童家庭环境和监护人养育态度,最终家校联合制订“不登校”儿童个别指导计划。此外,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中小学生学习“一人一台电脑”政策,推广心理健康观察机制。学校通过数据平台随时了解并记录儿童身心状态变化,为“不登校”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早期帮助。

关注儿童心理健康,提供中长期心理健康服务。根据日本《教育机会确保法》,对“不登校”儿童的支援目标,不仅是促使其再次“登校”,还应帮助其把握自身职业发展路径,最终实现社会自立。因此,对“不登校”儿童需要提供中长期支援,使其掌握沟通和社交能力,找回自我认同感,养成基本生活能力。为解决“不登校”儿童在学校和家庭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疏离、不安和无力感等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为学校配置了心理咨询师和社工,并为教师和相关工作人员制订培训计划,提高其应对“不登校”问题的专业度,以期更好地为“不登校”儿童提供咨询和帮助。近年来,日本政府还力图完善教育咨询制度,推动设立教育咨询机构。

保障“不登校”儿童教育机会多样化。对于已处于“不登校”状态的儿童,日本尝试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途径。目前主要有“不登校”特例校、夜间中学、教育支援中心和“自由学校”等形式。“不登校”特例校根据“不登校”儿童的实际情况设置弹性课程标准,在保证一定学年总学时学的基础上,适当删减不同科目的学时。夜间中学在解决“不登校”问题和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义务教育形式多样化等方面也发挥了作用。教育支援中心则旨在为学生免费提供个性化学习和咨询服务。此外,日本文部科学省还尝试设立校内教育支援中心,以便有“不登校”倾向

的儿童在不想走进自己班级时,可以选择在校内教育支援中心学习和接受辅导,或者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同步学习,以逐步适应学校生活。

## 4 日本“不登校”问题引发教育思考

日本为解决“不登校”问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有一定启发。

要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全民对诸如“不登校”之类的问题形成全面的认识。日本对“不登校”的认识经历了从“异常儿童的异常行为”到“每一个孩子身上都可能出现的现象”的过程,认识不断深化。简单定义且存在很大程度的偏见,可能导致儿童缺乏及时和专业的心理疏导。

家校社需要充分认识“劝返复学”的利弊,并积极探索多样化学习制度。日本对“不登校”儿童的支援视角已从最初的“登校刺激”转变为“为了将来的社会自立”。目前日本实施的多样化教育侧重点也在于,能否适应儿童能力,培养其社会自立的基础,使其度过丰富的人生。对处于初期和中期阶段的“隐性辍学”儿童,家庭和应尽量避免过度“劝返复学”而引起儿童内心强烈的不安和反抗。相反,应该给予儿童充足的时间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认识,帮助儿童达到内心的平和,为再次回到学校积蓄力量,并最终实现社会自立。

营造良好校园氛围,积极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显示,心理健康教育项目能有效降低辍学率,提升教育成效。营造温馨的师生关系和良好的校园氛围,有助于儿童在萌生脱离学校教育的想法时,可以及时向班主任或者学校发出求助信号。同时,要增加政府主导的校外心理咨询机构数量,为中小学配置一批具有实践经验的心理咨询教师,对有“隐性辍学”倾向的儿童做到早期发现和积极支援。

(作者单位系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日韩研究院)

张毅博

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把教育数字化变革列为五大重点行动领域之一。近年来,加拿大发布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在师生数字核心素养标准、教育教学数字化赋能、数字化教育资源开发利用、数字技术赋能课程改革和数字技术赋能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等方面提出具体行动方案,使数字教育融入加拿大教育主流。加拿大数字教育的发展定位、目标和思路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和教学实践诉求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致力于完善以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为特色的教育体系。

## 着力提升公民数字素养

加拿大制定了国家层面统一的数字教育框架、目标和标准,为各省各校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建议和规范,其中,数字素养是重要内容。培养数字人才以应对经济发展方式的系统性变革、跨越数字鸿沟以回应社会公平发展的需要、支持数字化学习以应对加拿大教育形态的革命性转向,是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发展的三大动因。

国家层面,为加快培养数字公民,加拿大成立了加拿大数字和媒介素养中心,并发布了数字和媒介素养基础标准,全面阐释了公民应具备的数字素养和能力,规定加拿大公民数字素养教育包括三个层次:使用、理解和创造。

地方层面,各省发布了各自的数字素养教育政策。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强调关注10个数字素养教育关键领域,即网络安全、网络隐私、网络关系和网络交流、网络欺凌、数字足迹和数字声誉、个人形象和身份、创新信用和版权、法律和道德问题、对技术的态度、对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解和认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部为省内所有的基础教育学校提供Zoom(一个云视频会议软件)应用许可证,为教师长期稳定地使用Zoom提供制度保障。同时,为保护学生的安全和隐私,软件需要符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学校层面,加拿大大学注重从小培养学生数字素养,部分省将媒介和信息素养课程纳入必修课,有些省则将数字教育融入其他具体课程教学,如安大略省的数字素养教育主要通过商业研究课程进行。各学校的图书馆一般也会面向学生开展数字化搜索和使用能力培训。

## 完善数字教育标准体系

通过可量化、可监督、可比较的标准或规范推动资源高效配置、数字技术发展和治理体系完善,对提升数字教育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加拿大把质量标准建设作为推动数字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建立高度通用且能够反映数字教学前沿理论的标准,比如数字教育治理背景下学校设置等组织标准,教育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等利益相关者行为标准,办学质量和教学质量等质量标准,学习效果和学业水平等评价标准,以标准建设引领数字教育科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加拿大数字教育标准体系体现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学校标准层次清晰、不同标准之间相互衔接协调的特点。

教师是数字技术转化为学生素养并赋能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主体,其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决定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效。教师数字素养缺失是当下加拿大数字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挑战。为解决该问题,加拿大将数字素养纳入教师专业能力标准体系,并开发新的数字能力框架,以促进数字技术融入未来教师教育实践。加拿大各省和地区分别设置了本地的教师评估标准。比如,阿尔伯塔省制定的教师评估标准中包含对教师数字技术能力的要求,即懂得如何使用传统教学和数字技术,懂得如何指导学生使用信息技术进行内容展示和演讲,懂得如何指导学生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具备查找信息、开展研究、进行文字处理、进行信息管理和保存信息能力。

## 建设数字教育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加快发展数字教育的必要条件。加拿大的数字化战略将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要内容,主要表现为加大数字教育基础设施专项投资,对数字教育设施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建立由信息基础设施、基础性学习资源、适应性技术支持和大规模在线学习服务等要素构成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基础设施既包括硬件条件,也包括软件条件。加拿大尊重学生自主选择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校园文化“软件”支撑与重视平台建设、应用先进技术的“硬件”支撑结合起来,在个性化地学、差异化地教和科学化地评等方面发挥优势,通过信息跟踪挖掘、数字回溯分析和科学监测评价等,描绘学生成长轨迹,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方案。

## 提升数字教育治理能力

数字技术革新给教育带来重大机遇和全新挑战。加拿大数字教育面临着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数字设施使用不足、不良的市场竞争和潜在的伦理风险等问题。为此,加拿大政府加大力度,试图消除数字壁垒,缩小数字鸿沟,提升教育领域危机应对能力,进一步完善各利益相关主体参与数字教育治理的制度体系。

加拿大是数字设施建设的先发国家,在数字社会转型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但依然面临各种数字鸿沟问题。例如,加拿大原住民因地理位置偏远、社会经济封闭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原因,与其他族群之间存在显著的分化发展问题。原住民社区成一座被排斥在数字社会之外的孤岛。为此,加拿大政府致力于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教育的包容性,加快构建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伴随每个人且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提供泛在、多元、智能化的学习环境和生态,发展富有效率、充满活力且包容的数字教育体系。

(作者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

英国智库发布《数字增强混合式学习:利用高等教育的技术优势》报告,强调——

## 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推动混合式学习

严诗雨

混合式学习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以满足数字时代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英国智库近日发布《数字增强混合式学习:利用高等教育的技术优势》报告,探讨了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动数字增强的混合式学习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报告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校长领导力在数字增强的混合式学习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高等教育领域,校长领导力不仅体现于行政监督,更体现于倡导创新的校园文化,并确保课程设计和评估方法能够灵活适应数字化学习环境。校长需要重新构想教育模式,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潜力,为学生带来多样化的学习体验。其职责包括:确保所有学科课程都能够有意识地融入数字技能和文化,促进评估和反馈机制的创新,利用数字工具和方法推动教学模式变化,探索提高学生参与度的新途径,促进学生非技术性技能的发展。只有发挥校长的领导力,才能确保数字增强的混合式学

习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持续优化,从而培养出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和职场需求的学生。

第二,提升教职员工的数字素养。在数字学习工具的推广和整合过程中,教职员工的数字素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要将教职员工的职业发展置于优先位置,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数字技能和教学方法培训,使教职员工能够在混合式学习环境中高效地开展教学。这有助于促进教职员工不断提高教学技能和应用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加丰富和更多互动的学习环境。

第三,解决数字鸿沟以确保教育公平。如何确保所有学生公平地访问数字学习资源,是高校在数字时代面临的一项新挑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经济实惠且可靠的互联网连接,还需要确保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能够完全参与混合式学习中受益。高校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积极解决数字技术难题,包括给学生提供关于数字技能、设备和软件的指导,并为他们指明获取额外帮助和支持的途径;进行跨部门协作,实现

政策和行动的一体化,使数字教育解决方案更具战略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此外,政府和高校应鼓励宽带运营商扩大现有规模,为所有大学生提供折扣。同时,增加贷款的申请名额,使数字增强的混合式学习覆盖更多有需求的学生。

第四,通过数字增强的混合式学习来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提供的内容必须与市场需求对接,以满足经济形势和就业需求变化。数字增强的混合式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发展数字素养、批判性思维和适应性技能的机会,这些都是雇主对毕业生的基本期望。大学应与雇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促进数字化的工作体验,如电子实习、数字实习和基于项目的学习,从而弥合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差距。这些措施能提升学生的职业准备度,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力,为职场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第五,制定明智的教育技术使用和设备采购策略。在高等教育领域,使用和采购教育技术和产品需要一种战略性方法,以平衡创新、成本效益和教学价值。高校必须准确理解自身的教育目标和学习者的

需求,对教育技术和产品进行严格评估,加强利益相关者参与,采用相对灵活的采购模式,以便在复杂市场中采取明智选择。为在技术领域鼓励竞争并维持新兴产品和服务的高标准,管理部门应设立一个供应商数据库,涵盖当前和潜在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必须得到行业信任和支持。此外,应优先为学术界、技术专家和开发者共同研发的教育技术解决方案和数字学习材料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市场管理部门也应应对教育技术和产品市场加强监管,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六,保障数字增强的混合式学习规范发展。确保教育标准的维持和学习体验的完整性,对于推广数字增强的混合式学习至关重要。教育部门应该制定一套连贯且一致的策略,以评估混合式学习的质量,确保既能快速响应变化又能适应学生的需求,在维护学生利益的基础上促进更有效的实践,但这些评估指标不应该给高校增加额外的行政负担。

(作者单位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教育研究中心)